DOI: 10.6579/ NJEAC.2015.3.5

臺灣日治時期地名變更小考

——從日語觀點來看

林慧君*

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歷經數次地名改革，其中 1920 年（大正 9 年）變更數量最多，以各種方法改成日式地名，如「高雄」、「田中」、「水上」等。既然是日本人所更改的臺灣地名，改名與日文這個語言（發音、文字等）應是息息相關。因此，本文從日語語言的觀點重新考察、論述這些日式地名，探究這些地名與日語及日本之間的關聯性。

本文主要從日語的發音、文字，以及地理環境因素，再加上與日本地名之間的關聯性來重新分析，以考察這些日治時期地名。首先，了解到因文字以及地理環境因素變更的日治時期地名，讀成日語音讀音者，多數是日本國內沒有的地名；相對地，讀成訓讀音者，大部分也可在日本國內找到相同的地名，可以說是具有日本風味、較日本化的臺灣日治時期地名。

惟因發音關係而變更之日治時期地名，雖也有讀成日語音讀音及訓讀音之別，但這跟該地名是否與日本地名之間有所關聯性似乎無關；其他有些地名即使經總督府變更之後，仍忠於原臺灣閩南語音者，幾乎都是日本國內不存在之地名，因此可以說是非日本化的臺灣日治時期地名。

關鍵詞：日治時期地名、日語音讀音、日語訓讀音、文字、地理環境

* 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1895 年馬關條約簽訂後，臺灣進入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總督府在臺採取日本化政策，積極進行語言同化等相關教育。有關臺灣地名，也在日治時期歷經兩次變革：分別於 1920 年（大正 9 年）及 1926 年（昭和元年）。1920 年主要是將多數地名藉由各種方法改成日式地名，如「高雄」、「田中」、「水上」等；第二次地名變革，總督府調整了臺灣許多行政區，並將日本的行政區域名稱「町」積極納入臺灣行政區域名稱裏，因此在當時有許多「～町」地名，例如「西門町」、「明治町」、「大正町」、「古亭町」等。

既然是日本人所更改的臺灣地名，改名與日文這個語言（發音、文字等）應是息息相關。因此，本文考察分析的對象為 1920 年所變更之地名，從日語語言的觀點來重新整理論述這些「高雄」、「田中」、「水上」等日式地名，探討這些地名究竟與日語及日本地名有何關連性。

二、先行研究

關於日治時期地名更改相關論述，有許多是從歷史文化意涵等角度來分析，[1]少數從語言觀點來探討者，重點多僅止於敘述在日治時期用何漢字改成什麼樣的日式地名等，其中李南衡從語音的觀點對 1920 年日本殖民政府變更臺灣地名有較詳盡的探討論述。[2]

李南衡主要是根據並承襲斎藤斎[3]對日治時期臺灣地名的日語讀音所做的詳盡分類再予以考察。首先將該分類翻譯成中文，而後添加許多其他可列入相同分類的地名，並再加以標註日語羅馬拼音讀音。然而，從語言分析的角度來

[1] 例如蔡淑玲，〈臺灣閩南語地名之語言研究：兼論其文化意涵與演變〉（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第三節；吳育臻，〈臺灣日式地名的時空分布及其意涵〉，收入洪敏麟等撰述，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採集組編輯，《臺灣地名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文獻館，2008），頁 91-121。

[2] 李南衡，〈一九二〇年臺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變化〉，《地理研究》，48（臺北，2008），頁 47-61。

[3] 斎藤斎，〈臺灣の地名讀み方に就て〉，收入《臺灣地學記事》（臺北：臺灣地學會，1930），頁 29-3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看，斎藤斎的分類過於繁雜，欠缺系統概念。此外，李南衡所添加的其他地名例子，有許多錯誤，例如論文中的表 10 是屬於「以原有地名臺灣語發音，找出用日本語訓讀相似的漢字取替」的地名，但其中所列「萬華」（Ban-ka）、「花壇」（Ka-tan）並非日語訓讀音，而是音讀音之地名；另外，其中表 19 的「美濃」是否如李南衡先生所言是「以臺灣語風味來唸」?這些都必須重新審視檢討。

在上述許多先行研究中，也都提及這些日式地名，在漢字上具有與舊地名或是與日語讀音相關而做的變更等等，但多僅簡單陳述類型，欠缺有系統的分類敘述。因此，個人認為對於這些日治時期所更改之地名，有必要從日語的發音、文字等觀點重新分析考察，並進一步了解其與日語及日本地名等之間的關聯性。

三、從日語觀點分析

以下針對 1920 年所變更之地名，主要以李南衡的分類及文中所列地名，從日語發音、文字、以及當地地理環境因素三方面來重新檢討、整理論述。

（一）從發音來看

日治時期所變更的地名有許多是因為發音的關係，這一類的地名，依其發音變更方式的不同，又可細分下面二類型：

1. 依據原地名之臺灣閩南語音改成其他近似臺灣閩南語音漢字。[4]

例如，現地名「燕巢」（Iàn-tsâu）其舊地名是「援剿」（Uān-tsâu），原為「明鄭時期援剿中鎮與右鎮屯田舊址」之意，後改成與「援剿」近音的義異漢字「燕巢」。[5]此外，以下例子也是屬於這類的地名：

「迴瀾」（Huê-nuā）→「花蓮」（Hua-liân）

「媽宮」（Má-king）→「馬公」（Má-king）

[4] 本篇論文之閩南語音乃依據《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網路版：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2015.7.31)。

[5] 吳國華等著，《國民小學社會科鄉土教材之研究——認識高雄縣》（屏東：國立屏東師範學院，1994）。引用自：http://teacher.whsh.tc.edu.tw/huanyin/tw_teaching_312.htm(2015.7.3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汊港」（Gōo-chà-káng）→「梧棲」（Gôo-tshe）

這些地名之所以改名，有諸多看法是認為舊地名較不美觀，為了美化而取其他近音之漢字地名。

這些地名，除了「燕巢」同時也是日本山名[6]之外，「花蓮」在日本則非地名，而是做為日本公司行號名稱的專有名詞；「馬公」、「梧棲」二地名則似乎與日本無關。總之，這些日治時期的地名即使是 1920 年經總督府所變更，但其發音仍大部分忠於原臺灣閩南語音，因此，嚴格來說，這些日治時期地名不具有日本風味。

李南衡雖有論及日治時期改成其他近似臺灣閩南語音之漢字新地名（表 19），[7]然而，表 19 所列之地名「卓蘭」、「沙鹿」、「麻豆」、「官田」、「美濃」，從日語語言的觀點以及從李氏本身對這些漢字地名所標示的日語發音來看，這些日治時期所變更的地名均不是改成其他相近閩南語發音且以臺灣語風味來唸的地名。個人認為「卓蘭」、「沙鹿」、「麻豆」、「官田」四個地名是因為「文字」的因素，而「美濃」則是改成日語發音近似的日本地名，詳細分析待後文。另外，在該論文中有提到「馬公」，敘述此地名為「原有地名改掉」改「以日本語音讀音」。李南衡此一敘述並不正確，日治時期新地名「馬公」應還是忠於原地名之閩南語音，美化而成的漢字地名。

2. 依據原地名之臺灣閩南語音或客家語音改成其他近似日語讀音漢字。

這類改成其他近似日語讀音地名可分成所依據原地名之發音是臺灣閩南語音或是客家語音兩類來看。[8]

首先是原地名發音為「客家語音」而後改成近似之日語讀音漢字的新地名，例如，「關西」（Kan-sai）的原地名是「鹹菜甕」，此地區是以客家族群為主，「鹹菜甕」（ham11 coi55 vung55）為客家語音，日人依其客家語音，改成日語近似音的日文地名。另外，李南衡將「關西」歸類在「以原有地名臺灣語發音，找出用日本語訓讀相似的漢字」之地名，[9]此判斷並不正確，一來「Kan-sai」是日語音讀音，非訓讀音，二來該地區為客家族群居住者居多，日語應是依照客

[6] 栃木県燕巣山。

[7] 李南衡，〈一九二〇年臺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變化〉，頁 59。

[8] 本篇論文內的客家語音乃依據《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網路試用版）的四縣音：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2015.7.31)。

[9] 李南衡，〈一九二〇年臺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變化〉，頁 57。

臺大圖書館資料庫

家語音來做更改的。

「美濃」（Mi-nô）[10]原地名是「彌濃」，這地方也是以客家人居多，日人依其「彌濃」（mi11 ngiung）之客家發音改成日語發音相近的日本地名「美濃」，如此一來，既有美化地名的效果，對日人而言也較容易親近。[11]前面提及李南衡先生認為「美濃」是屬於「原有地名以臺灣語來讀，取其發音相近的漢字充當，仍以臺灣語風味來唸」的地名，[12]個人認為「美濃」既是日本也有的地名，且舊地名「彌濃」其發音與該日本地名的日語發音相近，因此，日人應不是「以臺灣語風味來唸」，而是直接讀成該日本地名的（音）讀音。

其次，是原地名發音為「臺灣閩南語音」的地名，此類型又可細分為改成其他近似日語音讀音以及訓讀音之兩種地名。

在此先補充說明何謂日語音讀音及訓讀音。《新・初めての日本語教育基本用語辞典》裏對日語音讀音及訓讀音的說明如下：

> 漢字を中国語風に読んだものを字音、または音読みと言う。
>
> 日本固有のことばと、中国語を表記するための漢字の意味が結び付いたとき、漢字に日本固有のことばの発音を当てたものを字訓、または訓読みと言う。[13]

中文翻譯如下：

> （日本）漢字以中文方式讀的音稱之為字音或是音讀音。
>
> 結合日本固有的語詞及表記中文漢字的意思，賦予漢字日語傳統固有語詞的發音，這類發音即稱為字訓或是訓讀音。

舉例而言，「山」、「風」此二漢字的音讀音是「san」、「fû」，訓讀音則是「yama」、「kaze」。

在了解日語音讀音及訓讀音之後，接著分析原臺灣閩南語音的地名改成其他近似日語音讀音以及訓讀音兩種情況。

---

[10] 本篇論文內日文讀音長音之羅馬拼音標示乃依照日本文部科學省「內閣告示第一號」所公佈之羅馬拼音長音標示法，在母音字上頭標示「^」，以下亦同。

[11] 《國民小學社會科鄉土教材之研究——認識高雄縣》說明「美濃」地名乃是「在臺日本人因懷念山明水秀的日本故鄉美濃，遂將「瀰濃」改稱為「美濃」。引用自：http://teacher.whsh.tc.edu.tw/huanyin/tw_teaching_312.htm(2015.7.31)。

[12] 李南衡，〈一九二〇年臺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變化〉，頁 59；表 19。

[13] 高見澤孟等，《新・初めての日本語教育　基本用語辞典》（東京：アスク出版，2004），頁 129。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首先是改成其他近似日語「音讀音」的地名，譬如「香蘭」[14]的舊地名是「猴子蘭」，臺灣閩南語音為「Kâu-á-lân」，日人依此改成近似日文音讀音漢字「香蘭」（Kôran）。其他同類型的地名還有「花壇」、「滿州」、「萬華」三例：

「茄苳腳」（Ka-tang-kha） →「花壇」（Ka-tan）
「艋舺」（Man-ka） →「萬華」（Ban-ka）
「蚊蝨」（Báng-sut） →「滿州」（Man-shû）
「鴿子籠」（Kap-tsú-láng） →「加津林」（Katurin）

然而，李南衡將「花壇」、「萬華」分析成「日本語訓讀相似的漢字」地名，「滿州」也是歸類為「日本語訓讀來唸」的地名，[15]但這三個日式地名的讀音均非訓讀音，而是音讀音；「鴿子籠」改成「加津林」也是音讀音的日式地名。

另外，上述依其原地名臺灣閩南語音改成日文音讀音的地名，除了「萬華」、「滿州」、「加津林」之外，其他四個都是在日本國內有相同的地名：

「關西」（以大阪為中心、京阪神等近畿地方）
「美濃」（岐阜県美濃市）
「香蘭」（岐阜県岐阜市香蘭）
「花壇」（宮城県仙台市青葉区花壇）

因此，這些可說是具有日本風味的日治時期地名。

其次是臺灣閩南語音的地名改成近似日語「訓讀音」地名，最典型代表的地名例子是「高雄」，舊地名為「打狗」，閩南語音為「Tá-káu」，日人依照該閩南語發音，改成近似的日語訓讀音「Takao」之漢字「高雄」。其他，相同類型的地名還有：

「荳蘭」（Tãu-lân） →「田浦」（Taura）
「噍吧哖」（Ta-pa-ni） →「玉井」（tamai）[16]
「水尾」（Mizuo） →「瑞穗」（Mizuho）
「打貓」（Ta-niau） →「民雄」（Tami-o）
「滷仔」（Lam-a） →「名間」（Na-ma）

[14] 香蘭位於臺東縣太麻里鄉。
[15] 李南衡，〈一九二〇年臺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變化〉，頁 57-58。
[16] 李南衡於〈一九二〇年臺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變化〉一文中，把「玉井」列屬於「表 17 臺灣語風味地名，以其發音相似的日本語訓讀漢字充當」，此一分類與「高雄」、「民雄」、「名間」所屬的「表 10 以原有地名臺灣語發音，找出用日本語訓讀相似的漢字取替」有何差異，不甚理解。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虷子崙」（Kàn-á-lân）　→「金崙」（Kanaron）

這類日治時期所更改的地名，以日文訓讀音來唸，除了「民雄」、「名間」、「金崙」之外，其他下列也是相同類型的地名。

「高雄」（京都市右京区梅ヶ畑高雄町）

「田浦」（神奈川県横須賀市田浦町）

「玉井」（福島県安達郡玉井村、埼玉県大里郡玉井村、岡山県上道郡玉井村）

「瑞穗」（岐阜県瑞穗市）

上述同時也是日本國內存在的地名，比起前面敘述唸成音讀音且日本也有的地名來說，這些可說是更具有日本風味、更日本化的臺灣地名。[17]

總督府在統治臺灣時，依據原臺灣地名的閩南語或是客家語發音把地名的漢字標示改成其他近似日語讀音的漢字，無論是改成近似日語的音讀音地名或是訓讀音的地名，這些地名雖然都是用漢字標示，但基本上都僅止於發音上的表記層次而已。換言之，日本人透過這些漢字的日文發音（音讀音或訓讀音）來表記臺灣地名原有的臺灣發音（閩南語或是客家語），亦即，日本政府統治臺灣，他們只是將臺灣的地名換成他們的漢字地名來標示臺灣地名原有的臺灣發音。然而，由於標示的是近似音的漢字地名，也就是說這些是日人使用的漢字，特別是有些地名是日本國內既有的地名，因此日人在讀這些地名時，並沒有意識到臺灣的發音，他們應該是以日文漢字發音的概念來讀這些臺灣地名。

（二）從文字來看

除了發音之外，有些日治時期變更之地名可分析為是因為地名文字因素的關係，大致可分為三類型：改成日本漢字之地名、字數簡化、與舊地名其中一漢字相關，以下分別論述。

1. 改成日本漢字之地名

臺灣原舊有地名的漢字非日語漢字，因此日人將其改為一般日語使用之漢字，例如：「罩蘭」（Da-lan）此舊地名的「罩」非日語一般使用之漢字，故去

[17] 除了上述原地名為臺灣閩南語音以及客家語音的例子之外，還有少數與舊地名的原住民發音有關的日治時期地名，詳情請參考李南衡，〈一九二〇年臺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變化〉，頁 58：表 14、表 15、表 1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掉上面的部分，改成「卓」漢字，變更成「卓蘭」（Taku-lan）。以下例子也是同樣變更類型的日治時期地名。

「沙轆」→「沙鹿」（Sai-roku）

「蕪豆」→「麻豆」（Ma-tou）

「官佃」→「官田」（Kan-ten）

「頭份」→「頭分」（Tô-hun）

「後壠」→「後龍」（Kô-liû）[18]

這類地名在改為日本漢字之後，日人便以日語音讀音來唸。[19]而上述改成日本漢字讀成日語音讀音的地名，除了「頭分」（広島県福山市瀬戸町地頭分）之外，其他全是與日本地名無關。

2. 字數簡化

許多舊地名是三字漢字地名，日治時期總督府將其簡化為二字漢字地名的有不少，例如：「蘆竹厝」去掉後綴詞素「厝」，變更成「蘆竹」；「石觀音」也是去掉第一個詞素「石」，簡化為「觀音」二字漢字地名；「鹿仔草」則是去掉中間的語助詞「仔」，簡化為「鹿草」二字漢字。這類從三字簡化為二字地名的例子相當多，李南衡於〈一九二〇年臺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變化〉文中的表 6 即屬於這類型地名，以下僅列少數例子供參考：[20]

「楠梓坑」→「楠梓」（Nan-si）

「義竹圍」→「義竹」（Gi-tiku）

「大埤頭」→「大埤」（Tai-hi）

「庵古坑」→「古坑」（Ko-kou）

「後大埔」→「大埔」（Tai-ho）

「崁頭屋」→「頭屋」（Tô-oku）

「二八水」→「二水」（Ni-sui）

---

[18] 「頭分」及「後龍」二地名於李南衡的〈一九二〇年臺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變化〉文中是列為表 2 類型的地名，李氏解釋為是將原有地名以日文音讀音來唸的例子。然而，正確而言，此二例應是將地名漢字更改為日語所使用的漢字再讀成音讀音的地名。

[19] 以上例子參考李南衡〈一九二〇年臺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變化〉中的表 19，然李氏敘述這些地名「仍以臺灣語風味來唸」是不正確的。另外，表 19 內原本亦包含「美濃」此一地名，但如三、（一）之 2.所述，本篇論文將此地名分析為「依其客家語音改成其他近似日語讀音」的地名。

[20] 李南衡，〈一九二〇年臺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變化〉，頁 54-5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帝廟」→「關廟」(Kan-bio)

「水燦林」→「水林」(Sui-rin)

從上述的日治時期地名後的羅馬拼音可了解到這些簡化為二字的地名，日人是以日語音讀音來唸。[21]

這些簡化為二字讀成日語音讀音的地名，查詢在日本國內是否也有相同地名，結果發現李南衡於〈一九二〇年臺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變化〉一文的表 6 這一類地名共 45 例，其中日本也有相同地名的僅 12 例（27%），[22]而與日本地名無關的則有 29 例（64%）之多，超過半數以上。[23]

此外，李南衡的表 11 也是日治時期將三字地名簡化為二字地名，並讀成日語音讀音的例子：

「槓仔寮」→「貢寮」(Kô-liô)

「樸仔腳」→「朴子」(Boku-si)

「茄苳腳」→「佳冬」(Ka-tô)

不同於前述的是「貢寮」及「朴子」二地名，除了字數簡化之外，並同時將漢字改為日語漢字；「佳冬」則是依據原舊地名「茄苳」(ka-tang) 的發音改成與原閩南語音相同的其他漢字「佳冬」(Ka-tang)，但日人將其唸成日語音讀音(Ka-tô)。而這三個地名在日本國內並未找到相同的地名。

將原地名字數由三字簡化為二字日治時期地名，除了上述讀成音讀音的例子之外，也有讀成訓讀音的例子，[24]例如舊地名「鳥松腳」去掉第三個漢字，簡化成「鳥松」二漢字地名，日人將其讀成日語訓讀音「Tori-matsu」。這類讀成訓讀音的簡化日式地名，許多都是去掉字尾最後一個漢字，其他例子如下：

「石崗仔」→「石岡」(Isi-oka)

「大竹圍」→「大竹」(Ô-take)

「田中央」→「田中」(Tanaka)

「大城厝」→「大城」(Ô-siro)

---

[21] 李南衡〈一九二〇年臺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變化〉表 2 中的「雙溪」也是從「頂雙溪」三字中去掉第一個詞素「頂」簡化成二字的地名，且日人將其發成日語音讀音(Sou-kei)。

[22] 「林口」、「觀音」、「東勢」、「水林」、「大林」、「布袋」、「鹿草」、「西港」、「北門」、「杉林」、「大樹」、「大武」。

[23] 其他有 4 例（「湖口」、「龍潭」、「和美」、「林邊」）雖不是日本地名，但為日本人名或店家名稱的專有名詞。

[24] 此類簡化為二字讀成日語訓讀音的例子請考李南衡〈一九二〇年臺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變化〉，表 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高樹下」→「高樹」(Taka-ki)

另外，也有去掉中間第二個漢字而簡化的地名，例如：

「竹頭崎」→「竹崎」(Take-zaki)

「大坵園」→「大園」(Ô-zono)

此二地名日人也是將其讀成訓讀音。

上述這些日人從三字簡化為二字並讀成訓讀音的地名，除「鳥松」外，日本國內幾乎也有相同的地名：

「石岡」(茨城県石岡市)

「大竹」(千葉県成田市大竹、大阪府八尾市大竹)

「田中」(横浜市磯子区田中)

「大城」(福岡県大城村)

「高樹」(東京都港区青山高樹町)

「竹崎」(山口県下関市竹崎町)

「大園」(長崎県長崎市大園町)

因此這些也可以說是具有日本風味、日本化的臺灣日治時期地名。

3. 與舊地名其中一漢字相關

日治時期日人更改地名時，有時會使用原舊地名中的一漢字來另取日式地名，例如日人取舊地名「鹿寮」中的「鹿」字，改取日式地名「鹿野」(Kashi-no)；「大村」(Ô-mura) 也是取舊地名「大庄」中的「大」字所命名的日式地名，其他還有：

「金包里」→「金山」(Kana-yama)

「枋橋」 →「板橋」(Itaba-basi)

「內庄」 →「大內」(Ô-uti)

「梅仔坑」→「小梅」(Ko-ume)

「南庄」 →「南化」(Nan-ka)

漢字下面橫線為舊地名與日治時期所變更之地名相關的漢字，日人將這些地名讀成日語訓讀音。另外，上述地名中除了「南化」之外，其他都是日本國內也有相同的地名：

「金山」(福井県大野市金山、鹿児島県いちき串木野市金山)

「板橋」(東京都板橋区、茨城県筑波郡板橋村)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內」（香川県大川郡大内町）

「小梅」（新潟県中蒲原郡小梅村、群馬県桐生市小梅町）

因此這些可以說是具有日本風味、日本化的臺灣日治時期地名。

除了上述取舊地名中一漢字來另取日式訓讀音的地名之外，也有取舊地名一漢字但讀成日語音讀音的例子，例如：

「埧雅」　→「大雅」（Dai-ga）

「三角湧」→「三峽」（San-kiô）

「六張犁」→「六家」（Lokka）

「大嵙崁」→「大溪」（Tai-kei）

這四個與舊地名中的一漢字相關、讀成日語音讀音的日治時期地名，除了「六家」（富山県高岡市六家）之外，其他則是日本國內不存在的地名。

（三）地理環境因素

有些日治時期所更改之地名，乃是因為當地地理環境因素（例如特殊地形、山河位置、特殊產物等）關係而命名，雖然這些地名之變更並非直接與日語（發音、文字）有關，但這些地名經總督府更改後，其日語讀音也是考究該地名性質的重要觀點之一。

例如「汐止」（Sio-tome）之舊地名為「水返腳」，意為「漲潮至此而返」，因而改名；「水上」（Mizu-kami）其舊地名為「水崛頭」，解釋為「水崛之上頭」；「山上」（Yama-gami）原稱「山仔頂」。「汐止」、「水上」、「山上」這些日式地名，其日語的意思就是表示該地的地理環境，亦即這些日治時期地名都是因當地地形的關係而更名。其他還有：

「加走灣」　→　「長濱」（Naga-hama）

「店仔口」　→　「白河」（Sira-kawa）

「牛罵頭」　→　「清水」（Kiyo-mizu）

「頓物」　→　「竹田」（Take-da）

「葫蘆墩」　→　「豐原」（Toyo-hara）

「錫口」　→　「松山」（Matu-yama）

「阿公店」　→　「岡山」（Oka-yama）

「利基利吉」→　「上原」（Ue-hara）

「茄投」　→　「龍井」（Tatu-i）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番挖」　→　「沙山」（Suna-yama）

此外，「竹山」（Take-yama）舊稱為「林圯埔」，因境內的山坡多為竹林之產地，因而改名；[25]「鹿谷」（Sika-tani）的舊名為「羌仔寮」，其由來是因昔日這裡是羌群棲息之地，因羌仔與鹿相似，因而改其名。[26]此二例改名緣由乃因當地的特殊動植物因素。

從上述地名後面所注記之日語讀音，可瞭解這些因當地的地理環境因素而變更之日治時期地名，日人均以日語訓讀音來唸。且這些日治時期臺灣地名，除了「龍井」、「沙山」地名之外，其他在日本國內也有相同的地名：

「長濱」（滋賀県長浜市）

「白河」（福島県白河市）

「清水」（静岡市清水区、高知県土佐清水市）

「竹田」（大分縣竹田市）

「豐原」（香川県仲多度郡豊原村、樺太豊原市）

「松山」（愛媛県松山市）

「岡山」（岡山県）

「鹿谷」（静岡県浜松市中区鹿谷町）

「上原」（埼玉県深谷市上原）

因此，這些也可以說是具有日本風味、日本化的臺灣日治時期地名。[27]

因地理環境因素而變更之日治時期地名，有些則是改成日語音讀音的例子，例如「屏東」（Hei-tô）昔稱「阿猴」，日治時期因此地位於高雄半屏山之東，所以依照地理位置改名為「屏東」；[28]其他「竹南」（Tiku-nan）與「竹東」（Tiku-tô）也分別是位於新竹南邊及新竹東邊而改名；[29]「斗南」（Tô-nan）也是因位於斗六之南方，故改稱為「斗南」；[30]「虎尾（鎮）」（Ko-bi）之名來自虎

[25] ihao 論壇 http://www.ihao.org/dz5/redirect.php?tid=23937&goto=lastpost (2015.7.31)。

[26] 南投縣政府觀光網頁 http://travel.nantou.gov.tw/legend.aspx?id=409(2015.7.31)。

[27] 這些因當地的地理環境因素而變更、且日人以日語訓讀音來唸之日治時期地名，即李南衡，〈一九二〇年臺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變化〉中所述的表 3、表 4、表 13 類型之地名。

[28] 蘇義峰，〈發現屏東——真愛屏東〉，屏東市阿猴城城鄉綜合發展研究協會 http://tlf.tw/ITaiwan/01 屏東市-地名溯源.htm(2015.7.31)。

[29] 竹南鎮公所全球資訊網 http://www.chunan.gov.tw/chunan/1-2.php(2015.7.31)；新竹縣竹東鎮公所全球資訊網 http://www.hcctt.gov.tw/zhudong/home.jsp?mserno=201108010006&serno=201108010008&contlink=content/history.jsp&menudata=ZhudongMenu&level3=N(2015.7.31)。

[30] 地名解說集錦: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尾溪，亦即取自當地河川名之地名；[31]「旗山」(Ki-zan)則是因其東北方有旗尾山，狀似清代蛟龍旗，故改稱為旗山，亦即取自當地山名之地名；[32]「新港」（Sin-kô）昔稱為「麻荖漏」，日治時期由於當地為東海岸輪船重要停泊港之一，故改稱為新港，也就是說因當地所在位置的建物功能而改名。[33]

有些地名因歷史沿革而變更為與早期（明鄭時期）當地地理環境相關之舊地名，例如「楠西」（Nan-si）舊稱為「茄拔」，後來則是因為本地在清代時是屬於「楠梓仙溪西里」，故取自舊地名的簡稱「楠西」；[34]「永靖」（Ê-sê）地名由來乃是 1813 年廣東省潮州府墾民於此建立街市，命名為「永靖」，意在期勉本地區與附近居民能和平共處，永久安靖。日治時代初期改為「關帝廳」，1920 年總督府實行地方行政區域改革，改回舊名永靖，寓意改為「水患頻仍，以求止息水患，永保安寧」；[35]「線西」（Sen-sê）原地名為「下見口」，因該地昔日屬於線西堡屬域，因此 1920 年總督府依其從前的堡名而更名；[36]「永康」（Ê-kô）早期稱為「埔羌頭」，鄭成功登臺後，當時的「埔羌頭」便稱為「永康里」，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永康劃歸臺南府，日治時期，後改回原地名「永康庄」；[37]「新化」（Sin-hua）舊名「大目降」，鄭成功討平大目降社，且將本地規劃為承天府所管轄之新化里，日本統治臺灣時，改名為「大目降街」，1920 年地方制度修改，總督府取其舊名更名為「新化街」；[38]「安定」（An-tê）原稱為「直加弄」，1920 年總督府依據本地在清代時隸屬「安定東里」，故取其舊名改稱為「安定」；[39]「善化」（Zen-ka）舊稱為「灣裡」，也是 1920 年總督府因明鄭

http://teacher.whsh.tc.edu.tw/huanyin/tw_teaching_308.htm(2015.7.31)。

31 雲林縣虎尾鎮公所全球資訊網 http://huwei.gov.tw/content/index.asp?m=1&m1=3&m2=11 (2015.7.31)。

32 高雄市旗山區公所網站 http://cishan88.kcg.gov.tw/?Guid=15d3f39f-3273-ce70-9078-6f4fe9d6f67e(2015.7.31)。

33 成功鎮公所全球資訊網 http://www.changkang.gov.tw/pagea.php(2015.7.31)。「新港」地名於光復後，以其相近之日語讀音，改以吉祥的近音字「成功」為地名。

34 台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 http://teacher.whsh.tc.edu.tw/huanyin/tw_teaching_311.htm (2015.7.31)。

35 永靖鄉全球資訊網 http://www.yungchin.gov.tw/page-39.html(2015.7.31)。

36 臺灣地名解說集錦彰化縣各鄉鎮地名之由來: http://big5.taiwan.cn/wxzl/lswx/200610/t20061018_309636.htm(2015.7.31)。

37 臺南市永康區公所全球資訊網 http://www.yongkangcity.gov.tw/?menu=history (2015.7.31)。

38 地名解說集錦： http://teacher.whsh.tc.edu.tw/huanyin/tw_teaching_311.htm(2015.7.31)。

39 地名解說集錦：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期該地屬於「善化里西堡」，故取舊地名改為「善化」；[40]「佳里」（Ka-li）原地名為「蕭壠」，1920 年地方改制，總督府因古縣治所在地佳里興，故取此舊地名更名為「佳里」。

上述因地理環境因素，包括因歷史沿革而變更改回與明鄭時期當地地理環境相關之舊地名，所改之音讀音的日治時期地名，除「新港」（千葉県千葉市美浜区新港）外，其他都與日本國內地名無關。[41]

四、結語

以上對於 1920 年日治時期所更改之地名，從日語的發音、文字，以及地理環境因素（與日語之間的關係）三個觀點，再加上與日本地名之間的關聯性重新加以考察論述，主要結論可整理為下列 3 點：

1. 從「發音」的觀點來看，這些跟發音有關的日治時期（1920）所變更之地名，除了少部分與舊地名的原住民語音有關，大部分是依據原臺灣地名的臺灣閩南語音或客家語音而變更為其他語音的地名。

其中有部分仍是忠於原臺灣閩南語音，只是另改成其他相近臺灣閩南語音的漢字地名（如「花蓮」、「馬公」等），這些有的是為了美化地名之故。嚴格來說，一來忠於原臺灣閩南語音，二來幾乎都是日本不存在之地名，因此這些可以說是非日本化的地名。相較於下面所整理的改為其他近似日語讀音之漢字地名而言，這類地名較為少數。

依據原地名發音更改為其他近似日語讀音之漢字地名有不少，共可細分為日語音讀音及訓讀音兩類型。再加上從日本是否有相同地名的角度來看：讀成日語音讀音的 6 個地名中，與日本地名相同的有 4 個（「關西」、「美濃」、「香

http://teacher.whsh.tc.edu.tw/huanyin/tw_teaching_311.htm(2015.7.31)。

[40] 地名解說集錦：
http://teacher.whsh.tc.edu.tw/huanyin/tw_teaching_311.htm(2015.7.31)。

[41] 李南衡於〈一九二〇年臺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變化〉文中的表 1 內列有「基隆」一地名，但該地名於光緒元年（1875），清廷即將「雞籠」此一古老地名改為「基隆」，故並不屬於本篇論文所考察之日治時期新更改之地名範圍。此外，該論文中的表 18 的「富貴角」及表 20 的「彭佳嶼」，皆承襲之前的荷蘭人或西班牙人等取其相近外文讀音所賦予之音譯漢字地名，故也不列入日治時期所新更改之地名。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蘭」、「花壇」等），無關的是 2 個（「萬華」、「滿州」）；讀成日語訓讀音的 8 個地名中，有一半（「高雄」、「田浦」、「玉井」、「瑞穗」）與日本地名相同，另一半（「民雄」、「名間」、「金崙」、「加津林」）則無關。

由上可知，這類依原地名（臺灣閩南語或客家語）發音所變更之日治時期地名，有些與日本地名相同，有些則不相同。總而言之，這類因發音關係而變更之日治時期地名，雖有讀成日語音讀音及訓讀音之別，但該發音之別與日本是否有相同之地名並無相關性。

日本總督府時代，日本人透過漢字的日文發音（音讀音或訓讀音）來表記臺灣地名原有的臺灣發音（閩南語或是客家語）。然而，由於標示的是近似音的日文漢字，亦即是日人所使用的漢字，特別是有些地名是日本國內既有的地名。因此，日人在讀這些地名時，他們並非以臺灣的發音意識來讀，而是以日文漢字發音的概念來讀。

2. 從「文字」的觀點來看，日治時期所變更之地名，有些是改成日本所使用之漢字；有些是將三字地名簡化為二字地名；有些則取舊地名之中的一漢字來另取日式地名。無論是何種改法，這些因文字因素所更改之日治時期地名也可再細分為日語音讀音（如「麻豆」、「楊梅」、「三峽」等）及訓讀音（「田中」、「金山」、「小梅」等）兩類。經考察，發現改成音讀音之地名多數是日本國內沒有的地名，而改成訓讀音的地名則多是日本國內有著相同的地名。總之，這些因文字因素改為日語訓讀音唸法的地名，也可以說是具有日本風味、較日本化的臺灣日治時期地名。

3. 因「地理環境因素」（包括特殊地形、山河位置、特殊產物，以及因歷史變革改回明鄭時期舊地名等）所變更之日治時期地名，也可細分為日語音讀音（如「屏東」、「永靖」、「善化」等）及訓讀音（「長濱」、「松山」、「清水」等）兩類型。這類地名也是改成音讀音之地名多數是日本國內沒有的地名；而改成訓讀音的地名則大部分是日本國內有的地名，也就是具有日本風味、較日本化的臺灣日治時期地名。

從上述結論來看，因文字以及地理環境因素所變更之日治時期地名，其讀成日語音讀音，多數是日本國內沒有的地名；相對地，讀成訓讀音的大部分在日本國內可找到相同的地名，所以可以說是具有日本風味、較日本化的臺灣日治時期地名。然因發音關係而變更之日治時期地名，雖也有讀成日語音讀音及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訓讀音之別，但與日本地名之間無所關聯。[42]

地名命名的因素、原則有很多，一般多從地形、位置、特殊產物、歷史背景等來論述。而日治時期所變更之地名，由於是日本總督府所更改，因此與日語及日本之間的相關性是有其必要仔細探討及釐清。本篇論文即特別對於這些地名之發音（日語音讀音及訓讀音）以及與日本地名之間的關聯性做了詳盡的考察。

[42] 〈地圖會說話：臺灣日式地名新論〉中談到「採用訓讀的地名，絕對是日本地名」，經本論文考察，這說法並不嚴謹、正確。網址：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103512 (2015.7.3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文獻：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1938。

吳國華等著，《國民小學社會科鄉土教材之研究——認識高雄縣》，屏東：國立屏東師範學院，1994。

《臺南縣鄉土教材》，臺南縣：臺南縣政府，1995。

高見澤孟等，《新・初めての日本語教育　基本用語辭典》，東京：アスク出版，2004，頁129。

吳育臻，〈臺灣日式地名的時空分布及其意涵〉，收入洪敏麟等撰述，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採集組編輯，《臺灣地名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文獻館，2008，頁91-121。

李南衡，〈一九二○年臺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變化〉，《地理研究》，48，臺北，2008，頁47-61。

斎藤斎，〈臺灣の地名讀み方に就て〉，收入《臺灣地學記事》，臺北：臺灣地學會，1930，頁29-31。

蔡淑玲，〈臺灣閩南語地名之語言研究：兼論其文化意涵與演變〉，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網路資源：

ihao 論壇 http://www.ihao.org/dz5/redirect.php?tid=23937&goto=lastpost(2015.7.31)。

永靖鄉全球資訊網 http://www.yungchin.gov.tw/page-39.html(2015.7.31)。

地名解說集錦：http://teacher.whsh.tc.edu.tw/huanyin/tw_teaching_311.htm(2015.7.31)。

〈地圖會說話：臺灣日式地名新論〉：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103512(2015.7.31)。

成功鎮公所全球資訊網 http://www.changkang.gov.tw/pagea.php(2015.7.31)。

竹南鎮公所全球資訊網 http://www.chunan.gov.tw/chunan/1-2.php(2015.7.31)。

南投縣政府觀光網頁 http://travel.nantou.gov.tw/legend.aspx?id=409(2015.7.31)。

高雄市旗山區公所網站 http://cishan88.kcg.gov.tw/?Guid=15d3f39f-3273-ce70-9078-6f4fe9d6f67e(2015.7.3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網路試用版）的四縣音
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2015.7.31)。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網路版：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
雲林縣虎尾鎮公所全球資訊網 http://huwei.gov.tw/content/index.asp?m=1&m1=3&m2=11
(2015.7.31)。
新竹縣竹東鎮公所全球資訊網
http://www.hcctt.gov.tw/zhudong/home.jsp?mserno=201108010006&serno=201108010008&contlink=content/history.jsp&menudata=ZhudongMenu&level3=N(2015.7.31)。
臺南市永康區公所全球資訊網 http://www.yongkangcity.gov.tw/?menu=history(2015.7.31)。
臺灣地名解説集錦彰化縣各鄉鎮地名之由來
http://big5.taiwan.cn/wxzl/lswx/200610/t20061018_309636.htm(2015.7.31)。
臺灣地名解説集錦高雄縣各鄉鎮地名之由來
http://teacher.whsh.tc.edu.tw/huanyin/tw_teaching_312.htm(2015.7.31)。
臺灣地名解説集錦台南縣各鄉鎮地名之由來
http://teacher.whsh.tc.edu.tw/huanyin/tw_teaching_311.htm(2015.7.31)。
蘇義峰，〈發現屏東-真愛屏東〉，屏東市阿猴城城鄉綜合發展研究協會 http://tlf.tw/ITaiwan/01屏東市-地名溯源.htm(2015.7.3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A Study in The Changes of Place Names in Taiwan during Japanese Ruling Period: From the Prospect of Japanese

Hui-jun Lin

Professor, Dept.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Japanes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uring the Japanese Ruling Period, Taiwan underwent several phases of name changes in various locations. The one with the most names changed happened in 1920（the ninth year of the Japanese Taisho era）. For example, Kaohsiung, Tianzhong, Shushang, and etc., these were all names of places that were newly adopted then. Sinc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stituted these new names, they should carry a close linguistic resemblance to Japanes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se place names from Japanese perspectives, and seeks out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names and their linguistic origin.

These place names left from the Japanese Ruling Period may be analyzed from their pronunciations, kanji character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When viewing place names from these three perspectives as well as taking geographical naming conventions in Japan into account, we discover four important ideas. 1） When the place names were changed due to kanji characters or historical backgrounds, the names are usually read in on'yomi. These were usually names that didn't exist in Japan. 2）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place names are read in kun'yomi, we can often find the same place names in Japan. Those names shifted to Japanese styles during the Japanese Ruling Period. 3） There are several place names that were changed due to their original pronunciations. They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e on'yomi group and the kun'yomi group. However, they show no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place names in Japan 4） Last, there were certain place names, which still retained their pronunciations in Taiwanese even after the changes. Most of these names could not be found in Japan. They are the non-Japanese-style names left over from the Japanese Ruling Period.

Keywords: Place names, Japanese Ruling Period, Japanese pronunciation, Japanese on'yomi, Japanese kun'yomi, kanji character, historical background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